

'94 / 1

总第十三辑

诗探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

主 办

首都师范大学新诗研究室

诗 探 · 索

1994年第1辑(总第13辑)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208号

诗 探 索 (1994年第1辑)

承 办：首都师范大学语文报刊社
编 者：《诗探索》编辑部
(北京白广路18号 邮政编码100053)
出版发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10003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香河县胶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数：0.001—5.000册
字 数：150千字 印 张：6
版 本：1994年1月 第1版
1994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 81039-160-7/G·137
定 价：4.80元

目 录

诗人要自信..... 艾 青(1)

——对《诗探索》复刊的希望

艾青访问记..... 秋吉久纪夫(3)

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 谢 冕(7)

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 郑 敏(16)

· 诗坛态势剖析 ·

群岛上的谈话 耿占春(32)

世纪末的文学格局与新诗创作 何 锐(36)

断裂中的生长：“中华性”的寻求..... 张颐武(40)

——“后新时期”诗歌的前途

新诗发展态势剖析 程光炜(44)

· 诗 学 研 究 ·

形上的驰骋 杨匡汉(47)

——关于诗性接受的笥记

文本离场批评进场 赵毅衡(54)

——当代诗学的“逆向传达”

· 诗 人 研 究 ·

何其芳：倾听飘忽的心灵语言..... 蓝棣之(59)

在记忆离散的文化空间里歌唱 叶维廉(71)

——论痼疾记忆塑像的艺术

· 关于 顾 城 ·

最后的顾城 文 昕(96)

顾城谢烨寻求静川..... 姜 娜(127)

顾城谢烨书信选..... (131)

顾城之死..... 唐晓渡(144)

· 当代诗歌群落 ·

- 《他们》略说..... 韩 东(159)
“诗到语言为止”一辨..... 贺 奕(163)

· 古代诗论新探 ·

- 中国历代诗学批评型态简述..... 陈良运(166)

· 诗人通讯 ·

- 致郑敏..... 牛 汉(171)
致牛汉..... 郑 敏(174)

· 外国诗论译丛 ·

- 艺术手记..... [奥地利]里尔克著 叶廷芳译(176)

· 诗歌理论动态 ·

- 中国现代诗学:历史赋予与时代的主题 陈旭光整理(178)
——’93中国现代诗学讨论会述要

· 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

- 深入诗歌..... 沈泽宜(183)
——评吴晓诗学专著《诗美与传达》

诗人要自信

——对《诗探索》复刊的希望

艾 青

《诗探索》要复刊很好。刊物出出停停，停停出出，就像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诗歌界情况我知道得不多，没有研究，就没有多少发言权。听说有些人吵吵着“下海”，做买卖。如果你不宽裕，可以做买卖去。

我写了一辈子诗。我不会做生意。年青时我去法国，我说过，我度过的是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自由的三年。诗人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和富有。

陶渊明当过县令。他很穷，家常无米，但“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骨气。我不赞成大家都去做“田园诗人”，而是主张要有一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诗人要站得直一些，有骨头和志气。

还是那句老话：诗人必须说真话。因为老百姓喜欢听真话。诗人要关心时代，关心改革开放，关心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们的诗歌要反映时代，通向人民，不能只满足于写个人那些小小的怨艾。

诗歌要发展，要繁荣，离不开争论、探索。《诗探索》的名字起得不错。写诗就是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老重复过去，谁爱读呢？

探索免不了争论。争论就要吵。但不要为吵而吵，更不要不讲道理的吵。既然是探索，就允许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观点，平心静

气地讨论嘛。不要动不动就扣“方向”性的帽子。不要自封正确，而把不同意见的人说成“歧路”。我过去就诗歌问题发表过意见，一再声明是百家中的一家。我喜欢讲真话，但不是句句都是真理。多看到对方的长处，也多看看自己的短处，我看事情就好办多了。

现在，我可以说是“世外老人”。但还没有生活在“世外桃源”。桃源在世里，不在世外。这个世界热热闹闹。人类别太乐观，也别太悲观。我一生像穿过隧道似的，现在既无大喜，也无大悲。我毕竟老了。年青时我赞歌“火把”，举火把的人成千上万。诗的“火把”要传下去，现在，应该把接力棒交给青年诗人了。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

中国的新诗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中国是个诗歌大国。据说现在每年发表的诗歌作品有七八万首，出诗集近千种，我们这个民族很了不起。诗歌是有希望的，诗人要自信，不要泄气。

我希望认认真真地办好《诗探索》。盼望早日读到面目一新的《诗探索》。

1993年8月，北京寓所。

（责任编辑 刘士杰）

艾青访问记

秋吉久纪夫

编者按：秋吉久纪夫先生是日本九州大学教授，研究中国新诗几十年，译有《何其芳诗集》、《冯至诗集》、《卞之琳诗集》等。1993年9月12日，就翻译《艾青诗集》当中所遇的问题，与夫人访问了艾青先生并夫人高瑛女士。下面是访问的谈话记录。

秋吉：非常高兴在百忙之中给了我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我正在翻译您的诗。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您父亲的名字是蒋忠樽，还是蒋景銓？

高瑛：是蒋忠樽。有关这方面问题，我送您一本《艾青的跋涉》，这本书里讲得很清楚。

秋吉：您从您父亲创办的乔山小学转到傅村的育德小学的原因是什么？

艾青：乔山小学念完就升上去了。乔山小学不是我父亲创办的。

秋吉：您与吴晗同在育德小学和金华县立七中读书，你们认识吗？

艾青：我与吴晗小学、中学都是同学。吴晗的妈妈是我们村的人。

高瑛：吴晗的妈妈是畈田蒋人，吴晗去看他外婆就到艾青家住，他们同住一个床上。

秋吉：大叶荷的二儿子蒋正银，您见到时是76岁，他现还在吗？

高瑛：他已去世了。

秋吉：您小学时的美术老师还记得吗？

艾青：小学没有美术老师，中学时才有。老师的名字叫张书旗。

高瑛：张书旗很有名，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画了 100 只鸽子的画，后来死在美国。

秋吉：杭州国立艺术院（即现在的浙江美术学院）的原址在什么地方？

艾青：在哈同花园。

秋吉：您到法国巴黎住在什么地方？

高瑛：《艾青的跋涉》这本书里有。

秋吉：您在法国读了很多外国文学著作。阿波里内尔的著作除诗集之外，他的绘画您知道吗？

艾青：我只读过他的诗，没见过他的画。

秋吉：您的诗篇《芦笛》，我想是暗示了法国革命，是这样吗？

艾青：没有。

秋吉：您读了很多凡尔哈伦的书，他的《天才论》读过吗？

艾青：没有读过。

秋吉：《原野与城市》是您 1932 年翻译的，为什么在 1948 年才出版？

艾青：我喜欢凡尔哈伦。那时我在监狱里没事，就看着字典翻。这些诗翻译完都放在我妹夫那里，是他拿去出版的。

秋吉：您在《关于叶赛宁》等文章中谈到叶赛宁的影响，您的哪些作品受到了他的影响？

艾青：我很喜欢叶赛宁。受没受到他的影响很难说了。

秋吉：您读过勃洛克的《十二个人》吧，有什么感想？

艾青：我读过。那是宗教的东西嘛。

高瑛：你是反宗教的吗？

艾青：我不是反宗教，我是无神论者。

秋吉：1932 年 7 月 12 日您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当时您正在哪

里？

高瑛：那时他已参加“美联”。当时“美联”正在搞春地画会，是在开会时被捕的，一共有 13 个人。不是在自己家里。

秋吉：法租界的第二看守所和监狱在什么地方？

艾青：在马思南路。

秋吉：您在苏州反省院住了大约一年，这期间写了哪些作品？

艾青：记不清了。

秋吉：您在《病监》一诗中写到有法国修女每周末一次，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说了些什么？

艾青：修女是有的。她来是宗教习惯。

秋吉：这个修女是哪个教堂的？

艾青：是法国教堂的。

秋吉：您在监狱里可以自由地看杂志，这些杂志是谁拿去的？

艾青：是李又然。

高瑛：李又然是艾青在法国时的一个好朋友。

秋吉：您当时的辩护律师是沈钧儒吧？

高瑛：是的。

秋吉：监狱中医生的名字您知道吗？

艾青：不知道。医生是固定在那里的。

秋吉：您在使用“艾青”笔名之前，用过“莪伽”的笔名，这个笔名的意思是什么呢？

艾青：这是我自己起的笔名。这两个字好看一点嘛。

秋吉：您 1937 年写长诗《七百个》用过“克阿”笔名，这个笔名有什么意思吗？

艾青：这两个字容易拼起来，就是“啊”嘛。

秋吉：您的《大堰河》一诗，胡明树曾在 30 年代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我在东京查到了这首诗。您知道这件事吗？

艾青：我知道，但没有见过。

秋吉：您读过茅盾的小说《大泽乡》吗？

艾青：记不清了。

秋吉：您1938年7月3日写了《人皮》一诗在《七月》杂志上发表。我看过那张在山西枣庄日本兵剥女人皮的照片。您那时是在临汾还是在西安？

艾青：忘记了。

高瑛：这首诗发表后影响很强烈，有位日本人读过这首诗，来中国时还为此看过艾青。

秋吉：您在重庆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育才学校时，老舍也在那里吗？

艾青：没有。老舍是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才认识的。

秋吉：您和郭沫若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艾青：是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从日本回来，那时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会。林林揭开门帘，郭沫若走进来。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

秋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有柯仲平、丁玲先生。那时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艾青：他们都是文化协会的。我去得晚，他们去得早。丁玲是作协的负责人，柯仲平是陕甘宁边区协会的头头。

秋吉：我打算下月去访问您的家乡畎田蒋村。

艾青：那是个很简陋的地方，有100多家。当时我们家算是比较富裕的。

秋吉：我的问题提完了。谢谢。

（责任编辑 刘士杰）

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

谢 冕

一、传统和现代：夹缝中的中国新诗

中国新诗是中国要求结束近代社会而走向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文学现象。当日促成这一划时代创造的灵感，主要来自改造社会的激情。新文学的前驱者有感于古典形式与现代潮流的格格不入，起而倡导新诗革命。这正如胡适所说：“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又说：“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他们要打破的“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就是包括中国古典诗在内的中国旧文学，这就逼使新诗一开始就充当了“弑父”的角色。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诗以它的博大精深而拥有巨大的威慑力。所有的挑战者在它面前都无法摆脱弱者的处境，此种处境激使那些试图超越它的新力采取更为极端的姿态。新诗是中国古典诗歌迄今为止遇到的最韧性的反抗者。它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总体氛围中，从事它的破坏旧诗、建设新诗的大工程的。人们都清楚，作为中国诗的一种新体式而试图彻底否定原有的诗的历史规范，其出路只能是向外国诗寻找内容和形式的借鉴。新诗的一批最早的实验者，大抵都是这样一些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由此可知，新诗创立的历史，乃是由批判历史和借鉴西方两个内容所构成。

关于新诗和外国诗的关系，许多前辈都曾论及。康白情讲新诗是由于“日本英格兰美利加底‘自由诗’输入中国而中国的留洋学

生也不能不有些受了他们底感化。……由惊喜而模仿，由摹仿而创造”(《新诗的我见》)。梁实秋讲：“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新诗的格调及其它》)，朱自清也指出新诗运动“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这些判断无疑都符合事实。由此也证实了新诗的悲剧命运，即新诗在把自己置身于与旧诗誓不两立的立场的同时，又义无反顾地向着西方认同。这就使它一开始就扮演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叛逆者和异端的角色。

毋庸置疑，作为中国诗的现代繁衍，新诗不论其在形式和内涵，气质和韵致上与古典诗有多大差异，它想摆脱而事实上都不可能摆脱历史传统的无所不在的笼罩。这种影响可以说是营养的滋润，也可以说是因袭的羁束，它的价值可能是正负面的掺合而不是简单的排斥和否定所能消除的。这样，由新文学革命一代前驱满腔激情所创造出来这个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摇篮中的新生儿，从它初生之日起就在传统和现代的两个坚固板块的夹缝之中喘息和挣扎着。命运把它置身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处境。随后人们看到的新诗现代化历程中种种不幸，在它发展过程中的悲剧命运，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潜因所决定。

二、冲决重围的第一道裂缝

新诗从无到有的奋斗，选择诗体革命为其发端，并以此证实它的存在。这是新诗创造者明智的决断。清末“诗界革命”的未有成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未曾别创新格，而是把生吞活剥的新词汇和外来语夹杂在旧形式中。瓶子是旧的，酒也未曾新。新诗人不同，他们的革命性体现在他们对旧形式的“绝望”上。郭沫若《女神之再生》中的诗句——

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正可以借用以形容新诗缔造的工作。那是一个彻底抛弃“旧皮囊”而创造新鲜太阳的伟大工程。

胡适十分自信，他认定：“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代替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逼上梁山》）。具体说到新诗，则是不妥协地倡导一场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创立新格的白话新诗运动。五四新诗的实践决心把古往今来文学革命“文的形式”即语言、文字、文体大解放的普遍规律运用到诗体解放上来。他们坚定地主张以最简单的一种接近民间口语的白话诗体来替代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以文言为工具的古典诗体。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传统诗体对于现代人意识情感传达的压迫，决心冲破这一千年的形式牢笼。

决心与智慧的结合造出了劈破千年黑暗的第一道电闪，这就是中国诗史上的第一次彻底的和不妥协的诗体大解放。先驱者体认到这一坚冰突破的重大战略意义：“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谈新诗》）。胡适把这种诗体解放的工作，看得比当日发生的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事件都重要。

事实确也如此，要是没有当日新诗倡导者这一满含激情而又充分明智的举措，中国的诗歌可能至今会在既与平民的口语相脱节也与现代人的思维情感相脱节的古典的暗夜中徘徊并受到窒息。可以说，新诗的试验成功激活了整个新文学运动的血脉，使“五四”新文学的实践增强了胜利的自信心，并由此获得了这一划时代创举有可能实现的总体概念。

“五四”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浪漫情致又有着明确的目的感的时代。新诗的创造集中地展现了这一时代的既善于幻想又善于实行的时代风格。新诗的最初一批设计者，既是在创新激情的支配下，又以坚韧的实践精神，选取中国文学中历史最久远、传统最深厚的

古典诗作为突破口。

新诗的试验一开始就选取一条最艰苦也最担风险的道路。它以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弱势，面对的是难以撼动的庞然大物。这不是因为挑战者富于冒险精神，而在于他们深知，新文学革命若不能在诗这一领域取胜，这个不敢占领的空隙，便会是一个巨大危机的深渊。整个的新文学运动将由于新诗的失败而宣告失败。而一旦白话新诗以自立的姿态取代古典诗词，那么一切对于新文学运动的怀疑观望均将冰释于事实。

所谓诗体解放，即指放弃旧诗的体式而创造并采用新诗的体式。这种别创新体的工作，集中在当日的留学生中。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多次提到“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留法的李金发氏又是一支异军”。“异军”一词道出了异端的性质。这说明新诗的创立过程，是不断扬弃和否定古典诗的审美品质的“异质侵入”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是艰苦的，也是悲剧性的，是一次想要冲破传统理想而又不能不被传统所包围的冲决重围的悲壮和苦难的过程。

幸而，中国新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体解放取得了成就。中国新诗终于走完了从“裹脚”到“放大脚”，再回到天足的血泪的经历。这只要回溯一下胡适在多篇作品中写他们一代人如何为摆脱古典“词调”的纠缠所作的奋斗，便可知其艰苦。新诗终于在这种艰苦中由幼稚而大胆的“尝试”，到卓然自立。以多风格、多流派的纷呈杂现从而造成的一代辉煌，由此宣告了诗体革命的成功。这种成功之所以是划时代的，乃是由于在中国古典诗的完美成熟的对面，耸立起另一种诗体，这种诗体以新奇而陌生的接近民间口语的方式堂堂正正地站在了金壁辉煌的传统面前。只要这种“不像诗”的诗站在了那里，中国诗史便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明白无误地书写着史无前例的诗体解放的胜利。

当然，从设计、草创到成立，新诗体试验的时间是太短了，经历了“把诗做得不像诗”到自由体式的初步完成；而对于散漫明白的

弊端的纠正到新诗格律体的出现；由格律的板滞而复归于自由；如此往复正说明了中国新诗长途跋涉的困苦卓绝。尽管当日那种极端而简单的取消古典诗的梦想未能实现，但毕竟作为诗的新体已成为不可抑制的涌流，翻开了中国千年诗史的新页。

三、新的命题：现代诗学的建设

走过并不完满的决定性的诗体革命阶段，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而言，这仅仅是全过程的一个开端。一种新的体式在新诗革命中的创立，不等于建设的成功，尽管这种创立为未来的建设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显然，清理场地和打基础的工作并不等于建设。这就涉及与诗体革命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诗学革命。尽管它们在逻辑上是种属概念，但一部新诗史的成熟和完善却不能为诗体建设的形成所证实。一个新的形式规范的出现仅仅昭告着一个长途跋涉的开始。中国古典诗学在它漫长的历史中，由无数计的诗人的实践，积累了极丰盛的艺术经验，它已形成了自身一整套诗学规范。而新诗却是两手空空。新诗具有它的独立形态之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形成一套与这一种新的形态相适应的诗学建构。

中国诗的现代化受到社会现代化前景的诱发。前已述及，新诗的建立受到中国社会改造的理想之光的烛照，新诗美学建构只能在现代性的涵盖下，以能够传达现代人的审美需要以及融有一种现代审美内涵的思维方式、艺术方式和价值判断等。告别古典，走向现代，是这一诗学运作的基本思想。中国诗史更为艰难的一页是现代诗学的提出和建立。这是新诗运动向着深层的发展的标志。唯有完成现代诗学对于古典诗学的战胜，中国新诗才能完全独立地站在几千年诗史中而不会被历史淘汰。

中国新诗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若是就新诗的有别于古典诗的角度予以最简洁的描述，大体可归结为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这一完整的过程。尽管广义地看诗体的概念涵括在诗学之中，

但出于我们对新诗特有形态的重视,把诗体从诗学总概念中剥离出来予以单独的描写,则更易于澄明史实。

我们注意到,中国新诗完成以白话为工具的诗体革命之后,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新诗创作迅速地转向意识形态化。这一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极大地干扰现代诗学的建设。社会功利的浸淫,使新诗创作理论实践偏离了纯正诗学的轨道。特别是肤浅的阶级分析观念的运用,使诗的价值判断中偏执地排斥现代性。由于这种排斥的顽固性和长期性,使现代诗学建设充满了困厄和险阻。这主要是传统因袭的对于现代性的抗拒,当然也有前述社会环境的影响。

中国诗的历史发展极为复杂。“五四”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国新诗也承继了这种复杂性。古典的“阴云”驱之不散是其中主要的因素。但新诗自身由于草创期的“饥不择食”也与生俱来地拥有了繁复和驳杂的特点。浪漫派的影响,写实派的影响,象征派的影响,现代和后现代的影响,以及中国自身的民间歌谣和民间其它形式的影响等,这种种因素或先或后地渗入初生的中国新诗,这造成了丰富,却也造出了纷呈杂现中的无所适从。

新诗既然是肩负传达现代社会脉搏并以促进和实现社会现代进程为目标的艺术方式,因而,在新诗的诗学争取中,就突出呈现出它与现代思潮的亲缘联系。引进现代哲学美学意识以充填新诗理论研究和批评中的匮乏,不断丰富自身以抵制无孔不入的因袭的侵蚀,从而建筑起崭新而完整的中国现代诗学,已成为决定新诗存亡隆衰之命运的不可分离的策略。

四、曲折而艰难的行进

新诗建立以来,集中精力于对旧的破坏,极力摆脱因循习性的影响,因而对自身的建设很少顾及。至于对促进新诗向着世界性的现代潮流认同的诗学理论的构筑方面的努力更是微乎其微。梁实秋早年就对此有过批评:“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